

四海鹰扬（上）

云起西北，湖面的晨雾很快地向东飘散。

靠湖讨食的渔民，碰到这种三月暮春的刮西风日子，实在感到害怕，几乎到了谈风色变的地步。

高邮湖俗称五湖，上游承受洪泽湖与十几条河流的水，一刮西风，水借风势向东南急涌，浊浪排空，百余里宽的湖面怒涛壁立，也正是传说中的水怪出现时光。

百石大船也禁受不起阵阵巨浪的冲击，渔民的小渔舟更不用说啦。每年都有许多船只翻覆，平添一些孤儿寡妇。

辰牌时分，该返航的渔舟早已返航了。

那些船只尚未返航的家属们，全都站在大堤上，眼巴巴地极目眺望，湖面浊浪滔滔，希望能看到船影出现，一面喃喃地向老天爷祷告，向金龙四大王祷告，希望神灵保佑丈夫儿子的安全。

彭老爹站在玩珠亭前，一只老眼神光炯炯，紧盯着怒涛澎湃的湖面，充满信心的表情表示他心中毫不忧虑。

他不向天祷告，站在那儿，稳定得象一座山。

他对自己的儿子有信心，这点大风浪算不得什么。

亭右，有一群衣着华丽的男女。

凌家的二小姐紫菱姑娘，站在她的一群仆人中。她不时向彭老爹微笑。彭老爹镇定坚强的形象，也令她感到自己也同样的坚强和有信心。

凌家是攀良镇的富家，而张家却是本镇的渔户，怪的是两家往来得相当亲密；

大人们虽少往来，小儿女却感情深厚。大人们少往来的原因非因门第不当，而是两家一农一渔，平时很难在一起连络感情。

凌大爷凌占奎是本镇的粮绅，声誉与地位在本镇荣居首位。彭老爹彭新化，是二十年前途经本镇的小行商。

那一年，江北闹水灾，彭新化带了妻子叶氏，漂失了一船货物，血本无归，厌倦了行商的行业，就在攀良镇买了一栋房舍，将籍贯迁来落户，居然干起靠水吃水的打鱼郎来了。

这一年，生下了儿子彭允中。

打鱼郎的儿子，自然而然地克绍箕裘打鱼啦！

三年前的端午节，湖上照例闹龙舟。凌家的华丽游艇，从高邮州返航，嫌运河逆水行舟太慢，改走高邮湖。

没料到船接近入运河的水口，突然刮起一阵怪风、年仅十三岁的次女紫菱小姑娘，突然被帆桁击中，失足跌入湖中。

从北面的界首镇南抵高邮州，共有六座导水入运河的水口，另有六座小闸、以调节运河的水位。

水口的流速，势如万马奔腾，尤其是春汛时节，水闸关闭，水口的流速更为湍急，人被击昏再掉进水里，那会有命？

说巧真巧，小伙子彭允中正在水口附近，领着地方上一群少泼皮，与一群划龙舟的青年，比赛角力竞技，在千钧一发中，他跳下水救起了紫菱小

姑娘。

十七岁的彭允中，是本镇大大有名的蛟龙。

从此彭、凌两家有了交情。尽管双方的社会地位相去悬殊，但双方的家长与小儿女之间，却毫不在意。

小姑娘紫菱，没有一点富家千金小姐的不良气质，她经常往张家走动，与允中的母亲叶氏亲密得象母女。

攀良镇只是高邮州北面十六、七里的一座小镇，地当运河旁另有三四百户人家，码头小，不是宿站，有一半的人家是渔户，仅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地主。

这一带很奇怪，地势低，水足，但农户却不种水田，种地栽麦。高邮州以南，才有水田种稻米。

但是，攀良镇却是颇有名气的地方，往来的船只如果不急于赶路，皆在本地停泊。

船伙计们一窝蜂往大堤上跑，坐在玩珠亭枯等，带些酒食一等就是一天，甚至三五天还不想走。

等什么？等传说中的神珠划空，以便带来好运。

有些人妙想天开，据说有幸看到天开的人，就会有空前奇妙的幸运，有求必应，妻财子禄样样全。所以有许多许多的呆瓜，闲来无事呆呆地抬头望天。

据说，在宋朝嘉佑中叶，神珠出现于扬州天长泽，经邵伯湖、高邮湖，每逢天色阴晦便划空而过，光照十余里。

据传说，珠一出现便见祥瑞。前后出现十余年，后来出现期越拉越长，最后三二十年才偶或一现。

场上的这座宏丽的玩珠亭，就是供好奇的人前来看神珠的。

至于这颗神光照十余里的神珠，到底是神是妖，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也许，是天上下来的某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怪物吧！

今天，这些人不是来待神珠出现的，他们在等船回来。等船上的子弟平安回来。

薄雾汹涌而来，风也渐紧。

长长的大石堤上，巨大的榆树发出呼啸声，惊涛拍岸，水口的水势真像排山倒海。

而堤东的十余丈宽运河，却是风平浪静，往来的大小船只丝毫不受影响。

咱们的老祖宗治河真有一套，把运河开在大堤内，船不用驶入风浪滔、水怪横行的太湖。

用大堤挡住湖水，河开在堤内，这一段全长将近百里，说伟大真伟大，用鬼斧神工四字来形容，决不为过。

这段运河，开辟不足三十年，叫官河或康济河。以往，船必须驶入高邮湖。

堤上传来一阵欢呼声，三艘渔舟冲出雾影，半挂的帆骨碌碌落下，渔夫们熟练的控桨，冲近水口，一泻而下，进入风平浪静的运河。

三艘渔舟，其中没有张家的船。

彭老爹的脸上，仅颊肉抽动了几下，在他布满风霜的国字脸膛上，看不出忧虑和不安。

亭北百十步一株大榆树下，站着三个中年人，衣着华丽，气概不凡。

站在中间的那位中年人，像是地位最高，留一及胸虬髯，双目精光四射，相貌威猛，风吹起他的衣袂，虬髯飘拂，真像屹立山头的霸王。

雾渐消，风渐紧。

一阵阵长浪，一波接一波拍打着三丈高的堤岸，丈高的浪一击之下，大量水珠扑上堤岸，人们开始纷纷走避。

有些人不愿被水打湿衣裳，纷纷下堤上了河岸旁的小艇，驶过河回家去也。

仅有少数人留下，彭老爹便是其中之一。

凌家来了七个人，拥着紫菱小姑娘进入玩珠亭避水。

三位中年人也不走，也进入亭内观看雄壮的湖景。

“彭老爹。”凌家的一位老仆，向亭南不远处的彭老爹高叫：“进亭来躲一躲吧！”

“不必，谢谢！”彭老爹断然拒绝，像头倔强的驴。

他身上的青夹袄湿透了，脸上也沾满水珠，下双老眼放射出强烈光芒，给人的感觉是鲜明坚强刚毅，不为任何剧变所屈的刚毅形象，颇有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虬髯中年人注视关彭老爹，久久，伸手轻拍身侧那位凌家的老仆肩膀。

“他在等什么？”虬髯中年人问。

“等他的儿子归来。”老仆苦笑着说。

“从湖上归来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的儿子是……”

“打渔的。”

“哦！这种风浪，小渔舟是禁受不起的。”虬髯中年人不住摇头。

“很难说。”老仆的目光落在汹涌的湖面远处：“也许船无法保全，但人是一定会回来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彭小哥是条龙”老仆说：“他可以在水中泡上三天三夜。两年前，他曾经远到洪泽湖找水怪。这位爷可曾听说过洪泽湖水怪？”

“你是说，淮水神无支祈？”

“还有木妖棕怪，有蛟，有鳖。”

“他找到了吗？”

“三个月，他猎杀了两条猪婆龙，每张皮卖了三百两银子。”

“哦！很好，很好。”

“这位大爷说很好，是什么意思？”老仆问。

“我是说他人很好。”虬髯男人笑笑说，向同伴也阴阴一笑。

两同伴神色漠然，毫无表示。

水天交界处，终于出现了帆影。

“老天爷，那艘船居然挂满帆。”亭中有人惊呼。

不但挂满帆，而且船上只有一个人。通常，一艘小渔舟需要三至五个人。

不久，船在忽隐忽现中渐来渐近。

渺小的轻舟，在强风巨浪中破浪飞驶，除了那吃饱了风的风帆之外，

船身似乎大部分时间隐没在水线之下，惊险万状地沉浮不定，真令堤上观望的人看得冒冷汗。

终于可以看清人影了，后舱面掌船控帆的人挽发包巾，赤着上身，露出古铜色的结实胸膛。浑身水淋淋地，双脚挺立健壮如山，人与舟浑成一体、轻舟破浪像在水面上飞行。

彭老爹毫不动容，对亭内枪出欢呼呐喊的人群无动于衷，仅眼中的神情变得热烈些而已。

船向水口准确的冲入，冲势猛烈无匹，蓦地风帆骨碌碌地下降，船恰好冲入运河，船首灵活地南转，像条蛟龙遨游自如，直冲至下游二十丈左右，船速才慢慢缓下来。

“很了不起。”虬髯中年人抚须颌首赞赏。

“是不错。”那位留了鼠须的同伴说：“胆气与膂力皆超人一等，像是以神意控舟，非常出色。”

这时，亭附近已经不见人影，人都走了。

“如何？”虬髯中年人问。

“正是咱们需要的人才天下大可去得。”留鼠须的同伴说。

“派人留心。”虬髯人说道：“我需要详细的资料，钜细无遗。”

“好的，属下定会办妥。”

“我们走吧！看来，不能看到传闻中的神珠了。”

“屁的神珠。”第二名长了一只大环眼的同伴说：“那只是扫把星，或者陨星，并不是经常可以见得到的。”

彭老爹的家住在镇南，是一座连三进的土瓦屋。前面有晒网的小院子，后面有小后院。在一般渔户来说、已经算是中上人家，比左右邻的渔户好多了。

彭老爹的妻子叶氏，二十年来主持家务，相夫教子，平日荆钗布裙朴素整洁，漫长的岁月，依然磨损不了她的风华，不像一位五十出头的贫渔妇，却像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责妇人。

邻居们不论何时看到她，她永远穿得朴素整洁，一头秀发永远梳理得整齐清洁，端庄的面庞，永远挂着祥和和满足的笑容。

邻居有了困难，她永远都是最先热心帮助的人。连街头街尾那群吃水饭跑码头的年轻混混，见了她也会尊敬地称她一声彭大妈。

她唯一的爱子彭允中、从小就是这般混混的领导人物，在她面前，谁敢放肆撒野？

当然，彭老爹在地方上，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，慷慨大方，而且在各府州闯荡过。见多识广，热心助人，却又为人谦虚不好出风头，正是地方上的甘草性人物，本镇的人，已经忘了他是外地这来的人。

船靠上了堤岸，彭老爹的代步小舟也随后赶到，父子俩各提了一只巨型的大鱼篓，匆匆往家门口走。

叶氏早就在院门口等待，接到人愁容尽消。

通常，像这种天气突变，刮起大西风的时候，很可能有几艘渔船回不来，街尾这一带渔户，将有一些失去亲人和丈夫。

彭老爹将渔篓往院子里一放，揭开篓盖瞥了一眼。

“你又到鬼迷洲去了？”彭老爹盖上篓盖问：“你真以为那儿有效？儿

子，你该死心了，那是江豚，真有效，你的小命难保了。”

“我又不是去找蛟。”允中急急分辩：“娘这几天胃口不好，我只是去捉两只小鼋给娘进补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爹该知道鬼迷洲才捉得到鼋，其他地方早就被捉光了。”

两只鱼篓都有三尺径，每只里面盛了一只约有两尺圆径，重有四五十斤的大鳖。这玩意俗称赖头鼋，目下在深山大泽中仍有踪迹，味最鲜美，很不容易捉获，被咬上一口，老命难保。

“儿子，你玩命的岁月已经过去了。”彭老爹摇头苦笑：“我看，我得替你赶快娶个媳妇……”

“不要，不要！”允中叫着往堂屋里冲。

“好了好了，你们爷儿俩有什么话，回头再说好不好？”叶氏含笑向乃夫打眼色：“儿子，还不赶快去洗个澡换衣裳。”

“爹，舱里有六尾二十斤的大鲤鱼。”允中在堂屋向外叫：“等会儿鱼牙子胡老牙来了，千万别让他把那三尾大白鳙弄走，留来自己吃。”

“不许吃这种吃死人尸体的鱼”叶氏喝阻：“恶心死了。”

“鳃鱼也吃死人……”

“没有鳞的鱼，都不许吃！”

“哈哈，娘怎么变成回子了？”允中大笑着进入内堂走了。

“娘子，我去照顾船，等胡老牙前来。”彭老爹说：“凌家的小丫头可能会来，她在堤上等了一个时辰。她对咱们的孩子相当痴，似乎咱们的孩子对她却又太冷淡了，你得好好留意些。”

“新化，你刚才说的话，可是当真的？”叶氏问。

“哦！我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替孩子娶亲的事呀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你不觉得，真有此必要吗？”

“娘子，孩子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海阔天空，早晚他会飞的。他有他的前程，他有自己的道路，留不住他的。”彭老爹苦笑：“我，就飞了二十年，遇见你，我才安定下来。

你我都阻止不了的，他不是个愿意庸庸碌碌过一生的人，随他去吧，不要强迫他。”

“我早就告诉你，要你不要把所有的绝技传给他。”叶氏感慨地叹了一口气：“艺高人胆大，胆大就想有所表现，血气方刚的年岁最冲动危险，他会……”

“不要对我们的孩子失去信心。”彭老爹笑笑往外走：“他不会做为非作歹的危险事来。在年轻时不表现自己，等他到了我这种年龄，想表现也力不从心啦！难道你真要他平平庸庸，做一个打渔郎过一生吗？”

“我只想抱孙子……”

“哈哈！等他成了家，他这辈子还有什么指望？”彭老爹在院门口转身大笑：“你看他那块料，还有什么人能拴住他？你不能，我不能，凌家那位痴心的姑娘也不能。而且，他根本没打算高攀凌家的高大门墙，凌家也不会让大闺女嫁一个打渔郎，你就少费些心吧！听上苍的安排，勉强不来的。”

说完，又打了一个哈哈，大踏步走了。

西风一刮就是一整天，晚上、渔舟不得不留在河里，渔郎们也就名正言顺留在岸上。

年轻的渔郎是不甘寂寞的，他们与海边那些讨海人一样，对食与色有相同的爱好。

喜欢喝杯的人，在镇上容易解决问题，镇当运河，卖酒食的酒肆真有十家以上。但色，就不怎么简单了，虽则码头附近有几家半开门的娟寮，供给往来的旅客和舟子，聊解旋途的寂寞。但本镇的子弟，毕竟不好意思往那些地方跑。

距州城仅十六、七里，往来方便得很，不需乘坐小船，脚快的人半个时辰便可从官道赶到。

高邮州，也称小扬州，那可是追逐声色的好地方，多少钱都可以花掉的销金窟，有一席千金的大酒楼，有缠头百金的教坊艳姬。

州城南北的城外，各有一处热闹的地方。北是北门外的地藏庵，整条街足有二十家食店，可知市面的繁荣景况。

南是河口市街，河与盐河的交会口，也就是码头的所在地，旋店就有二十家左右，比北门外市街热闹三倍以上。

彭允中与镇上那些精力过剩的年轻子弟一样，有暇就往州城跑，有时候甚至三天两天不回家。

他在黄昏时光，到达北门外的，城门已关，当然得在城外找住处。

两个跟踪他的人、发现他进入地藏庵后面的黑暗小街，便失去他的踪迹。

地藏庵虽然名之为庵，但却不是尼姑的庙堂，而是不折不扣的佛寺，由和尚主持，所以后来改名为善因寺。里面有百十名和尚苦修。

庵后街一带，是龙蛇混杂的是非场，吃喝嫖赌门门俱全的问题地方。

街道弯曲窄小、门灯稀少、往来的人却多，但极少有打起灯笼走路的人，这里毕竟不是本分人应该来的地方。

跟踪的两位仁兄傻了眼，人追丢了，到何处去找？

有一大半的人家是掩上的，只有知道门路的人，才能进出自如，总不能挨家逐户叫门查问哪！

两人绕一圈，最后在幽暗的小巷口聚在一起商量片刻、取得协议之后，一同绕到庵前的大街，到达一座大宅前。

高大的院门楼宏丽壮观，留了小胡子的人上前叩门，另一人等在阶下，不经意地注视着檐下的门灯；

气死风灯笼上，漆了四个红字“高阳堂许。”

不久，院门拉开一条缝。

“谁啊？”里面的中年驼背门子大声问。

“我，来找许二爷许先。”留了小胡子的人操着京腔回答。

“约定了吗？”门子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可有名刺？”

“你进去说，有人从远地来找他就行了。”小胡子显得很不耐烦。

“哼！你想来充爷子号人物？”门子冒火了，拉开门迎门一站：“你像吗？请问，你阁下到底是那一座庙里的大菩萨？”

“庙里没菩萨，只有神。”小胡子冷冷地说：“我，就是众神之一。你进

去禀报一声，血手灵官姓杨的，来拜望他水怪许先，接不接见他自会告诉你的。”

驼背门子吃了一惊，打一冷战。

“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请……请杨爷稍……稍候片刻。”驼背门子完全换了一副面孔：“小了即……即进去禀报，请您稍候……”

“有劳了。”血手灵官语气仍冷：“在下带了一位朋友来。姓朱。”

片刻，里面出来了七八个人，恭迎贵宾进门。

大厅中灯火辉煌，仆人们忙着奉茶，全都对两位貌虽出众，穿和却寒酸的贵宾，显出十二万分敬意。

水怪许先，是高邮州的地头龙之一，朋友众多。徒子徒孙以吃水饭的人为主，其他都是本城的城狐社鼠，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

这种人，几乎在天下每一座城镇都有几个，称霸一方实力颇为可观，江湖混混最好不要得罪这种人。

水怪的绰号不是混混们叫来玩的，他的水性的确出类拔萃，长相也难看，生得满脸横肉，五岳朝天，粗壮结实手长脚长，胆小朋友瞥了他一眼，晚上都会做恶梦。

但今晚，在两位贵宾面前，这位水怪态度卑谦，神气不起来了。

客套一番，交代了场面话，谈上正题。

“在下与朱兄来得仓卒，二爷休怪。”血手灵官反而显得客气：“不瞒二爷说，在下是求助来的。”

“杨老哥客气，好说好说。”水怪在大环椅上欠身说：“兄弟担当不起，有什么事，老哥但请吩咐，需要兄弟尽力的地方水里火里，兄弟决不含糊。”

“呵呵！事情没那么严重。”血手灵官大笑：“在下知道二爷是为人四海，肯当汉子。”

“老哥夸奖。请问……”

“小事一件，将来向二爷打听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北面的攀良镇，一个打渔的后生，叫彭允中的人，二爷可有耳闻？”

“哦！小名叫彭小龙的年轻小伙子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不但听说过，而且颇有名气。”水怪笑笑说：“他的水性可能比我好些，打渔很出色，总是一个人驾船出湖，渔获量比五个人的船还要丰盛，真有一套呢。”

“他的为人，在下已经打听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那……老哥需要知道的是……”

“他在州城的活动情形。”

“这个……其实，他在本城并不出众，偶而来逛逛街，泡泡茶馆，小喝几碗酒，与往来的船伙计们天南地北穷聊天，意在学些江湖见识。

有时也进出几家小赌坊，下下小注嘻嘻哈哈，赢多输少，修养很不错。我那些弟兄们，和他都谈得来，他从不在兄弟的地盘上闹事。”

“不是江湖人？”

“不是，老实的打渔郎。”

“今晚他到了贵地。”

“真的？他这人很少惹人注意、兄弟的人也从不留意他的活动。”

“他近女色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好像不喜欢与那些婆娘打交道，偶尔也和西巷的几个粉头开玩笑。”

“劳驾，可否派几位弟兄，查一查，他今晚落脚在何处好不好？”

“老哥与他……”

“二爷，请不要问。”血手灵官郑重池说：“同时，在下要求的事，请不要让贵手下弟兄知道。二爷，你知道该怎么办。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水怪觉得脊梁有寒气往上冒：“兄弟一定守口如瓶。”

“在下与朱兄暂借尊府歇脚，有消息尚请立即见示，好吗？”

“一定一定。在舍下驻驾，兄弟无任欢迎。”

片刻之后，蛇鼠们派出了。

市河贯穿州城，在安定桥的(南濯衣桥)与通济桥(北濯衣桥)之间，傍河那座大宅俗称高邮蓝家。

主人蓝六爷蓝贯全是本城的富豪，但却不是名人，十年前经营官盐的承运起家，有钱并不能成为名人缙绅。

蓝家养了一大堆跑水运的人手，其中少不了有一些打手帮忙，高大的院门楼进出的人相当体面，但从角门出入的人，却品流复杂形形色色。

蓝六爷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，相貌清癯修长，平时不苟言笑，天生一双三角眼，眼神颇有令人寒栗的威力，所以他那些手下，在他面前不敢玩什么把戏来。

在本城，他拥有相当大的潜势力，上面交通官府，下面与水怪许先一群地头龙颇有交情。

严格说来，水怪许先只是名义上的地头龙，真正的暗中主宰是蓝六爷而非水怪许先。

蓝六爷喜欢女人，但从不在风尘女人身上浪费精神。他有的是钱，有钱可使鬼推磨，加以手下养了一群打手帮忙，只要吩咐一声，自会有人替他弄到他所要的女人。金钱与暴力交互运用，他享有所希望的一切。

他在各处建了多少座金屋藏娇，恐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数目反正想起那一个，他就带了两三个保镖，神不知鬼不觉就来了。

因此，连他的亲信人员，天一黑就不知他到底在何处住宿，要找他，必须等到次日近午时分。

好在他的人手各负专责，运盐的事根本不需要他操心。

大宅里，住有他的三位爱妾。元配老妻已经死了十几年，他从来就没打算把任何一个妾侍扶正。

前妻留下两子一女，长子目下已经子女成行。次子在海边负责官盐的启运，带了妻小同行，很少返家。

女儿叫金姑，城里的人似乎很少见过这位蓝家的大小姐、甚至曾经怀疑蓝家根本没有什么大小姐其人。

今晚，与往常一样，蓝六爷在某一位大亨家中应酬毕，便不再返回大宅，宅中的人也照例不知道主人今晚在何处住宿。

绍兴三钜公祠的东面，有一条小巷。

三钜公祠本来就是香火冷落的地方，除了官府每年举行春秋二祭之外，平时只有两个老卒在内照料。

小巷子不是陋巷，大部分是些老宅的后门，平时只有一些婢仆进出。天一黑几乎就看不到人影走动了。

西风甚紧，月暗星稀，小巷子里黑沉沉，风吹动枯叶，枯叶在地面散出沙沙怪响，配合着风声呼啸，真像有鬼物在巷内走动。

二更天，一个黑影出现在一座小屋前。

右邻是一座大宅的后门，里面的桃树李树结实累累，枝丫伸出高大的院墙外，风一吹，有些果实零零星星往下掉。

院墙高有丈二，上面加有墙檐。大户人家的院墙通常很高，避免有登徒子跳粉墙。

这人手中，有一根不知从那一家弄来的晒衣竿，小心地将竿靠上了墙，然后笨手笨脚往上爬。

是个贼。当然不是来偷果子的贼，果子还没熟呢！

他先前停留的小屋，大门设有一道暗缝，屋内的人可以从里面往外瞧，以便看清来客是谁。

当他鬼鬼祟祟出现在小屋前探道的刹那间，已经被屋内的人看到了。

大门无声开启，闪出一个高大壮实的黑影。

小贼继续往上爬，终于吃力地上了墙，笨拙地跨坐稳当。然后开始向上抽竿。

可是，竿下出现了高大壮实的人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高大壮实的人一手抓牢了晒衣竿，用嘲弄的口吻问：“莫不是半夜三更来偷桃的吧？”

“噢！你……你你……”小贼在上面僵住了竿抽不上去啦！

“说！”

“是……是偷桃……”小偷期期艾艾地说。

“真的呀？”

“是……是的……”

“不是偷香贼？沈大爷家里。标致的丫头使女很多，你要偷的是谁？”

“冤枉！小的……”

“冤枉？好！你下来，我看到底是不是冤枉，要是让我不满意，你得向捕房的公爷招供。”

“哎呀！不……不要将我送官……”

“下来！”

小贼发着抖，笨手笨脚顺竿向下滑。

竿一抖，小贼惊叫一声，石头般往下掉。

“哈哈……”下面的人大笑。

可是，笑声嘎然而止。

小贼在摔落及地的刹那间，身形陡然转正，落地无声，长身而起轻灵沉着，与先前笨手笨脚的光景迥然不同，难怪高大壮实的人笑不出来了。

变生不测，一个无心一个有意，任何超人的高手也应付不了这种突变。

打击之快，是可想而知的。两劈掌直砍脑耳门，接着身躯被抓住飞上墙头，往墙内的桃树下一丢，像个死尸。

小偷将晒衣竿也丢入墙内，这才大踏步回到小屋前。

像这种木门沉重，门窗皆已闭牢的房里，里面有人警戒，想撬门窗而入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将在里面警戒的人引出来，决难登堂入室。

现在，他可安安稳稳进去了。

蓝六爷是个知道享受的人，将酒菜摆在内室里，妆台上银灯高照，桌上两只高脚烛台。几味精美的下酒菜，两壶美酒。

还有两个美人，其中之一负责执壶，秀发披肩清丽出尘，身上仅披了一条长长的蝉纱。半掩住赤裸的美好胴体。烛光下，比赤裸更为动人，更为撩人情欲。

蓝六爷似乎年轻了二十岁，不再道貌岸然，三角眼不再发射出阴森慑人的光芒，代之而起的是得意的笑容。

平时穿着的锦袍已经脱除，仅穿了薄薄绸汗衫，将一位年华双十的半裸美人抱在大腿上坐下，一双手在蝉纱内不住蠢动，口中小饮着另一名半裸少女奉至口边的美酒。

坐在他腿上的美女不住格格娇笑，不时装腔作态推拒他蠢动的手。

“六爷。”美女神手轻抚着他的花白胡须，声音又娇又腻：“你不是答应过我、派入到镇江把我那位哥哥找回来，安插到你的船行干份差事吗，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呢？不会是存心敷衍吧？说话可要算数哦！六爷。”

“宝贝儿，放心啦！对你嘛，我当然说话算数。”蓝六爷的手停在腻滑的乳房上捏弄，笑得邪邪地：“你那位哥哥在镇江，干的活也是在船上。我派去的人，那能一找就找得到？算来，这几天该可以赶回来了。”

“你打算把他安插在船行吗？或者留在你家帮忙？府上多他一个人算得了什么呢？我真不希望他再在水上吃风险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嘛。”

“当然我不介意多他一个人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嘛？”

“你不怕他知道你的事，在人前抬不起头来？”

“我不说谁知道？除非你这冤家嘴不稳。”

“鬼话！天地间能守秘的人，恐怕我是第一个。”蓝六爷得意地说，信手将美女上身的蝉纱往下拉，露出诱人的酥胸玉乳。

“哎呀……不要嘛……”美女作象征性的挣扎。拉蝉纱往上掩胸。

“你要的，宝贝儿……”蓝六爷重新拉下蝉纱。

房门，突然推开了。

“咦……”掌壶的美女突然惊呼。

迎门站着一个人穿了黑色夜行衣的人。黑帕掩住口鼻，只露出一双精光四射的大眼。

蓝六爷反应甚快，倏然而起，将怀中的美女向床口一拨，蝉纱飘落，美女赤裸裸地惊呼一声，躲入床尾的画屏内，花容失色。

“蓝六爷，你虽那么紧张好不好？”蒙面人操着流利的京腔官话，泰然用脚顶上门，信手下门再往桌旁接近，脚下从容不迫：“先别拔剑，坐下来谈谈，话不投机，再拔剑还来得及。”

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蓝六爷沉声说。

“我已经进来了，何必多问？”蒙面人在桌对面说：“阁下的两位保镖，与及看家的一双夫妇，都已经睡着了，不可能醒来打扰你的清谈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“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就够了。我留意你的举动，曾经花了将近一年工夫。”

城里的人，都知道蓝六爷曾经读了几年书，武艺方面略通弓马，会舞

几乎剑，但也仅限于“舞”而已，所以才请了保镖和打手。

可是，今晚他亮剑了，看气魄和流露于外的杀气，可知他并不限于会“舞”剑，而是真有几乎杀人的剑术和震慑对手的威严。

“你为何盯了我一年梢？”蓝六爷所说的话不像个外行：“阁下有何图谋，目的何在？说！”

“我是受人之托，发掘你的根底。”

“你发掘到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蒙面人笑笑：“你在各处秘密建了十六处藏娇金屋，来去无常规，真不容易侦查你的行动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想勒索？”

“勒索用得着花一年岁月？你阁下说的是外行话。”

“该死的！说出你的来意吧！”蓝六爷逼理两步，剑尖上升至出手的最佳部位。

“我来了，当然会说……”

“你来钱？我给你……”

“我的钱够用了。”

“要女人？”蓝六爷指指躲在屏风后发抖的两个美女：“这种有七八分姿色的少女，我可以给你十个，或者二十个。”

“去你娘的！”蒙面人粗野地笑骂：“我又不开教坊，要那么多女人做什么？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说过我是受人之托。”蒙面人在百宝囊中，掏出一枚四寸扁针，针映着烛光，泛起淡青色的光芒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？”蓝六爷脸色变了。

“因为那是你的东西。”蒙面人冷冷地说。

“这枚针……”

“你在何处丢失的，应该心中有数，虽则时隔十一年，你应该时时刻刻铭记在心的。

你之所以改姓易名的高邮以蓝六爷身份现世，不是为了这枚未能回的毒针吗？何必再佯装糊涂？”

“你……你是神鹰的弟子？神鹰葛宇果然没死？”蓝六爷的身躯抖了一抖。

“你错了，我不是神鹰的弟子。不过，他用绝世轻功和我交换你。”

“那你谁？”

“不要问我是谁。”蒙面人离桌向房中退：“你是碧湖老妖的得意门人，师徒俩在汀湖坏事做尽，满手血腥。

令师三十余年前，暗杀白道名宿玉龙失败死在玉龙剑下，你仍然在扛湖横行霸道。

我来找你，并不是因为我要行侠仗义为世除备我对行侠仗义毫无兴趣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十一年前，你在西安大街从背后用毒针暗杀神鹰葛老爷子几乎得手。他老人家救治不及，毁了足厥肝经，右足行走不便，左足简直废了。

他找了你好十一年，两年前他就发现了你，可惜他无法亲自向你报复，

他已经成了废人。所以，他和我订了约，由我来找你，了断你和他的仇恨，因此我来了。”

“你行吗？”蓝六爷冷笑问。

“大概行。”蒙面人笑笑：“你那俩位保镖，真才实学并不比你差多少，但我三两下就摆平了他们你应该明白我行不行。”

“老弟，何必呢？”蓝六爷换上了笑脸：“神鹰那老匹夫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侠义英雄，他只是一个自以为是，武断是非，自命白道英雄的浪得虚名混球，你何必为了他和我玩命……”

“我不是和你玩命，而是实现我的诺言。”蒙面人截住蓝六爷的话头：“当初我和葛老爷子订约，说得明明白白，我的要求是必须经过长期观察，如果证实你已经真正的改邪归正，我就不管这件事。”

两年，我几乎花了一年时间，暗中侦查你的所作所为，很令我失望，你一直就在交通官府，培植你的实力。

尽量压榨海边各县的盐户，暗中铲除与你竞争的盐商，扬州以北大盐商的神秘失踪案，大半与你有关。所以，我必须实践我的诺言。”

“老弟，人要活得如意，就不能讲什么仁义道德，我所用的手段是正当的……”

“狗改不了吃屎！”蒙面人摇头：“我可怜你。”

剑芒挨发，蓝六爷攻出空前快速猛烈的一剑，剑动风雷乍起像剑山般向蒙面人压去。

内房空间有限，蒙面人背后是房门，相距不足三尺，没有退避的空间，决难逃过这一剑的袭击。

黑影一闪即逝，像是在剑尖前突然隐没了。

蓝六爷大喝一声，左手向后一拂，身随剑转，大旋身来一记回龙引凤，剑招比刚才更猛烈十倍。

左手在转身前的向后一拂，手中飞出四枚化骨毒针，其中有从蒙面人处取回的一枚，以扇形的射击面散布完全控制了身后的空间。

可是，身后不见有人。

剑距桌还有三尺，剑气涌到，杯盘纷飞，菜肴如被狂风所刮还沉重的圆桌也最后崩裂倒塌，响声震耳。

“咦……”蓝六爷骇然收剑惊呼。

“见了鬼是不是？”身后传来蒙面人嘲弄的语音。

一声沉喝，蓝六爷再次转身发剑，左手重施故技，先发射三枚化骨毒针。原来这家伙的针囊，是藏在臂套内的。装设得极为巧妙，可以随意滑落在掌心内。

即使是与女人上床，蓝六爷衣裤除光，但臂套却不卸除，可以在任何时候，都可以用毒针保命，永远存有戒心，臂套也成为他暴露身份的媒介。

黑影闪电似的从顶门上空沉落，毒针与狂野的剑招走空。不等他再有反应，双肩已被黑影的双脚踢中，肩骨立碎，双手成了废物，剑锋然坠地。

蒙面人空翻一匝，飘然落地。

砰然一声，蓝六爷仰面摔倒。

“我是用葛老爷子的神鹰大九式击败你的。”蒙面人站在一旁说：“这也是我报答应葛老爷子的承诺之一。

你根本不是他的敌手，所以你跟踪他在街上施展暗杀的卑劣手段。令

师碧湖老妖，好像也是在淮安大街之上，暗杀白道名宿玉龙崔大侠的。你师徒真是妙配，有其师必有其徒，所以我说你狗改不了吃屎。”

蓝六爷吃力地挣扎着站起，双手已废，失去重心，在未曾习惯之前，不容易站起的。

“狗娘养的小狗！”蓝六爷厉叫：“我……我和你拼了！”

说拼便拼，冲上一脚疾飞。

蒙面人大手一伸，奇准地扣住了他的脚躁，一声长笑，扭身便摔。

“砰！”蓝六爷重重地摔撞在房门上，房屋摇摇，沉重的身躯反弹落地。

“哎哟……”蓝六爷厉叫，爬不起来了：“狗王八！你杀了我吧！”

“我不杀你，这也是我的承诺之一。”蒙面人举步走近。“杀人毕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，虽则你确也该杀，但我对杀你毫无兴趣。”

“那你就亮名吧！老夫决不会放过你。”

“抱歉，我不是沽名钓誉的人，所以不能亮名了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要把你一双腿也弄断，免得你仍可用双腿伤人。”蒙面人说：“然后，我传出你冷面煞星韩登改姓换名的消息，我相信要不了几天的功夫，来找你结算的人必定络绎于途了。”

“你不能这样做……”蓝六爷狂叫。

“我应该做，阁下。”蒙面人一脚踏在蓝六爷的右膝上，有骨折声传出：“善恶到头终有报吧！”

“哎……”蓝六爷哀叫一声，痛昏了。

蒙人再踏碎蓝六爷的左膝，解下蓝六爷的左手护臂套塞在腰带上。

“两位姑娘。”他向躲在画屏后发抖的女人叫：“赶快收拾一些值钱的金银首饰，逃命去吧！蓝六爷从今之后，不可能伤害你们了。”

“你这杀千万的贼胚！”那位裸女在屏后哭泣着咒骂，胆子真不小：“你害苦我了！”

你……”

“我害苦了你？”蒙面人一楞。

“你害了蓝六爷，岂不是害苦了我？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“蓝六爷是公平交易把我买来的。我一个穷船户的闺女，就算有人肯明媒正娶娶我，还不是要穷一辈子？”

蓝六爷把我从十九层地狱里拉上天堂，又答应替我哥哥安排一份差事。你害了蓝六爷，我岂不是所有的希望成空？你这杀千刀的贼胚……”

“你这是什么狗屁理论？”蒙面人气往上冲：“你是犯贱！比教坊里的粉头贱一百倍！去你娘的！”

他愤怒地拉开房门，大踏步走了，身后女人的哭骂声令他心烦。

“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”他走在黑暗的走道上喃喃自语：“想皆大欢喜，不啻痴人说梦。”

其实，他用不着烦恼的，亲痛仇快，人之常情。就算能给天下每一个人一百两银子。

仍然会受到许多人的笑骂，决不会每个人都皆大欢喜。

三更正，两个泼皮带了血手灵官两个人进入地藏庵后暗巷的财神赌坊。

彭允中正和六位赌客，兴高采烈赌双陆，掷骰子的神情、手法，与那些赌鬼毫无两样，对输赢极为认真。

他面前，堆满了一串串制钱和一些碎银可知赌注并不大。

血手灵官与姓朱的同伴，一直坐在暗处，留意彭允中的一举一动，不放过脸上的任何表情变化。

赌坊在五更天散局，一众赌鬼就在赌坊各处和衣歇息，天亮后才各自打道返家。

彭允中是在小街吃完早膳才动身的沿官道洒开大步往北赶。

后面里余，血手灵官与姓朱的同伴，远远地钉在他身后，一面赶路一面低声交谈。

“是个可用之材。”血手灵官说：“这种人可以利用的弱点很多，易于控制。”

“光是水性和驾舟术了得，还不是够的。”姓朱的冷冷地说“我们需要在陆上也可以派用场的人。”

“看他的驭舟术，便可知道人的膂力惊人。”

“膂力惊人并无大用，杨兄。”

“朱兄的意思……”

“必须有武功根底，敢斗敢拼才是我们所要的人，所以要进一步探他的底。”

“也好，咱们回去禀报，再行计议。”

二

彭允中做梦也没料到有人跟踪，当天傍晚，西风已止，他驾了渔舟出湖，向西北疾驶。

三更天，船驶入舟渚遍布的湖面。

这一带湖岸内凹，深入三十里左右，长满芦荻水草的沙洲星罗棋布，且到处都有陷人的泥淖，平时很少有渔船闯入。千百年来，流传着许多有关水妖江怪的神话，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渔夫是不信鬼怪的。

湖岸附近，还有一大片沼泽地带，所以住在湖西岸的人，也相戒不敢从之一带接近大湖。往西走百余里，就是以水怪众多而扬名天下的泗洲。

近湖岸沼泽区，有三座小洲联成的一座大洲，春夏水满，洲一分为三；枯水期，便联成一洲。

这就是本地有名的鬼迷洲，据说不幸闯入的船只，便永远出不来了。

洲岸弯弯曲曲，芦荻高有丈二三，视野有限，晚间更是鬼气冲天，天一黑便可看到飘浮的鬼火，似乎每一角落都有鬼怪潜藏，伺机择肥而噬。

洲东北角，芦荻深处建了一座棚屋，有人接近，那些夜宿的水禽便会大群惊飞，极为壮观。

船靠上了洲岸，下了碇，彭允中跳上岸，吸口气功行百脉，似乎他的身形突然缩小了许多，身形一起，像一头夜枭，无声无息飞越丈余高的苇梢，一闪即逝。

机警绝伦的宿禽，竟然不曾受到惊忧。

棚屋中点了一盏菜油灯，一位白发如飞蓬的老人席地而坐，身侧搁了一根拐杖。

彭允中坐在对面，默默地将蓝六爷的藏针臂套双手递过。

“没错，是那恶贼珍逾性命的臂套，不但中可藏针，而且可挡刀剑。”老人一面察看一面说：“孩子，你把他怎么了？”

“废了他的双手双脚，肩骨膝骨全碎，华陀再世也治不好他了。”彭允中说：“便宜了那恶贼。”

“孩子，这比杀了他更令他痛苦百倍。”老人笑笑放下臂套，“你看我，一腿半僵一腿废，在一个成名的人来说，生不如死。至少，十年来，我就不敢提神鹰葛宇四个字，这滋味真不好受。”

“他有儿有孙，不会太痛苦的。”

“这可不一定哦！孩子，精神上的痛苦，比肉体的痛苦要深沉百倍，他那种人有受不了的。”老人指指臂套：“埋了它，我得回家了。”

“老爷子准备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立即动身，如何？大事已了我是归心似箭。两年来，多蒙你照顾，我十分感激。”

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两年来，老爷子不但将轻功绝技倾囊相授，也尽心尽力教诲我为人处事的道理，以及江湖逸事武林秘辛，情胜师徒，该感激的是我。老爷子，这就走吧，衣着与盘缠，我都准备好。放在船上，这里的物品，不必带走了。”

“好吧！送我到界首镇。”

从此，鬼迷洲的神秘棚屋消失了。这一带丰富的渔产，以后百十年间，渔夫们始终不敢前来捞取。

百十斤重的大鲤，两三百斤的猪婆龙和四五百斤大鼋，继续在此地生息，直至日后人口膨胀，方有人冒险前来捞捕。

彭允中的船，近午时分方返回攀良镇，船底的活舱里，依然有将近两百斤的鱼鲜。

在攀良镇，他是最出色的渔郎，稳坐第一把交椅，渔获量永远比别的渔船多。

刚在自家门口的码头系好船，便看到不远处的院门口，站关凌家的小丫头秀秀，喜悦地向这一面张望。

“她又来了。”他的粗眉攒得几乎连在一起了：“女人，真是犯贱。”

他想起蓝六爷金屋中的两个裸女，不禁脸一红。

“该死！”他拍拍自己的脑袋：“我怎么昏了头，用这种话来骂小菱？”

他并不是对凌家的紫姑娘有反感，更不是不喜欢紫菱姑娘，而是他不想成家，不想沾惹任何一位姑娘。

知子莫若父，他老爹早就知道他的心意，早就算定他会振翅高飞，海阔天空翱翔。

院子里，停着紫菱小姑娘的小轿。

堂屋里，彭老爹在款待两位轿夫。

凌家在镇东里余，是一座大农庄。彭家在镇南街尾。两家相距在三四里外，所以小姑娘往来要乘轿。

一进门，他礼貌地向两位轿夫问好。

“凌姑娘在里面和你娘话家常。”彭老爹笑笑说：“先洗一洗，换件衣服。要懂得礼貌。儿子。”

“没空。”他放下手中几盘钓线渔具：“爹，胡老牙该快要来了。今天回来晚了些。”

那天杀的鱼牙子又得杀价了，可不能让他在斤两上再占便宜。”

“他会来找我。”彭老爹挥手：“不要找藉口，儿子，胡老牙天胆也不敢占你三五两便宜。”

“不占三五两，占三五斤，别小估了那老奸猾。爹。”他只好乖乖听话，往里走。

他住在西厢，不久，换了一身干净衣衫踱出天井。内堂口，小丫头秀秀脸红地盯着他嫣然一笑。

堂屋里，叶氏正和紫菱姑娘有说有笑。紫菱姑娘抢先离座，迎着 he 毫无忸怩地微笑行礼。

“彭哥哥辛苦了。”姑娘含笑问好：“总算天气不错，前天那一场西风，真把人吓坏了。”

“还奸，不过，累是有点累。”他做个鬼脸：“你吓什么呢？浪又打不到你身上。”

你爹娘还好吧？”

“还好，没病没痛的。”姑娘的小嘴也厉害：“我知道你是高邮湖里一条龙，当然用不着我耽心惊怕啦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你两人一见面就你锋我利，不吵一架好像就不舒服似的。”叶氏含笑制止允中回嘴：“小菱姑娘要在我们家午膳。允中，船上可有好鱼鲜？”

“哎呀！娘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个丫头喜欢吃小鱼羹。我船上的鱼，最小的也在两斤以上，那儿来的小白鱼？”允中瞪了姑娘眼。

“那就到镇上去找呀！孙家兄弟俩不是专打小白鱼吗？”叶氏语气坚决地说。

“小白鱼要在白天打，这时船还没回来呢。”允中抗议：“这丫头是常客，马马虎虎也就算啦！”

“今天不同呀！儿子。小菱带给你几包扬州来的糕饼点心，你总该谢谢她吧！”

“伯母，算了吧！”姑娘白了允中一眼：“你不看彭哥哥累了一夜，垂头丧气好像累垮了，到镇头向孙家找小白鱼，远得很呢！”

“就是你嘴碎。”允中回了一句，大踏步出厅走了。

身后传来三个娘们的嘻笑声、他摇摇头不再理会。

紫菱小姑娘确是他家的常客，三天两头来串一次门子，没有一点大户人家千金小姐的架子。

叶氏确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位聪明伶俐的小姑娘。三年来，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。

起初，他把小姑娘看作会撒娇的小妹妹，经常逗弄小姑娘开怀大笑。久而久之，小姑娘也经常作弄他。

等到小姑娘越长越高。最后成了亭亭玉立，情窦初开的大姑娘，爱恋他的情形越来越明显，他可就有点不自在啦！

姑娘不避嫌地亲近他，他想摆脱却又放不下脸来。